



鐵樵函授醫學

溫病明理

第九種第一期

# 溫病明理

第一期

惲鐘棊著

溫病傷寒之辨別。可謂是中醫之癥結。明清兩朝之醫學。只在此問題上磨旋門戶之見。謬說之興。均由此起。著書汗牛充棟。而醫學晦盲否塞。吾意非以極明瞭之文字。達極真確之理由。將前此所有諸糾紛一掃而空之。使此後學者。有一光明坦平之途徑。則中國醫學。直無革新進步之可言。然萬緒千頭。不知從何說起。爲之提筆四顧。爲之滿志躊躇。

今有一病於此。甲醫曰是傷寒也。乙醫曰是溫病也。溫病與傷寒異治。汝不讀吳鞠通溫病條辨。王孟英溫熱經緯。葉天士臨證指南。廣溫熱論。惡足以知之。甲醫則曰。內經熱病論云。凡熱病皆傷寒之類也。汝不讀內經。又惡足以知之。病家茫然不知所從。取決於余。余曰。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是溫病者。乃五種傷寒之一。二說皆是。病家益無所適從。則延

西醫退而自維。余所言者。不過一種調和口脗。於醫學何補。且吾中醫對於疾病。定名如此混沌。不信可以長此終古也。因慨然有正名之計劃。此爲余對於溫病之第一步。近人崇拜天士爲醫聖。謂鞠通溫病條辨。可以與仲景傷寒論分庭抗禮。乃條辨于三焦學說。既與仲景完全不同。其所用藥。亦與傷寒論完全不同。吾乃研究三焦之學理。條辨經緯指南之用藥。復留心時醫宗其說。用其法者治病之效果。乃稍稍明白。此中有未發明之學理。有江湖術之黑幕。余乃毅然欲證明此未明之學理。與抉破其所隱之黑幕。是爲余對於溫病之第二步。

戴北山廣溫熱論云。世之治傷寒者。每誤以溫熱治之。而治溫熱者。又誤以傷寒治之。此辨之不明也。於是其書開首卽揭明五種辨別法。茲撮要錄之如下。

一辨氣 傷寒由外入內。室有病人無病氣。間有有病氣者。必待數日之後。轉

府津液逢蒸而敗（下略）此節言傷寒無臭氣。溫病則有臭氣。

二辨色 風寒主收斂。面色多光潔。溫熱主蒸散。面色多垢晦。或如油膩。或如烟薰。望之可憎者。皆溫熱之色也。

三辨舌 風寒在表。舌多無苔。卽自有苔。亦薄而滑。漸傳入裏。方由白而轉黃。轉燥而黑。溫熱一見頭痛發熱。舌上便有白苔。且厚而不滑。或色兼淡黃。或粗如積粉。傳入胃經。則兼二三色。或白苔卽燥。又有至黑不燥者。則以兼濕之故。在表時不用辛溫發散。在裏時卽用清涼攻下。斯得之矣。

四辨神 風寒中人。自不知所苦。而神清。傳裏入胃。始有神昏譫語之時。溫熱初起。便令人神情異常。而不知所苦。大概煩躁者居多。或且擾亂驚悸。及問何所苦。則不自知。卽間有神清。而能自主者。亦多夢寐不安。閉目若有所見。或亦以始初不急從涼散。遷延時日。故使然耳。

五辨脈 溫熱之脈。傳變後與風寒頗同。初起時與風寒迥別。風寒初起脈無

不浮。溫邪從中道而出。一。二。日。脉。多。沈。(下略)

鐵樵按。右五辨法。惟辨脉一節。不易使人共喻。因將原文刪節。僅留脉浮一語。蓋自古脈學本極費解。多言則徒亂人意也。至其餘四節。皆言病證甚明瞭。可  
以爲法。故並錄之。溫病以戴北山此書爲最。其好處在以詳言病狀爲主。不以  
侈談模糊影響之病理爲主。其言治法。純以公開經驗所得。使人共喻爲主。不  
以引證古籍炫博炫能爲事。此其胸襟在利人濟物。大公無我。迥非流俗人所  
能望其項背。至其實際。所以啓發後人者。功亦不在管夷吾尊周禮夷之下。卽  
如鄙人初步治醫。卽從此書入手。至今雖略有所得。亦未敢爲荃蹄之棄。然有  
當知者。戴氏此書。是醫家正宗。較之條辨葉案。高出十倍。若謂吾儕信奉此編  
卽此已足。正未必然。須知此書淺而狹隘。讀之既久。恆偏於用涼。轉以涼藥誤  
事。亦往往不免。又其辨舌一節。亦未可爲訓。熱病舌色。惟質絳者。非涼不可。若

戴氏書所欲言者。至於溫病正名。其說如下。

溫病傷寒。內經統謂之熱病。西醫書統謂之急性傳染病。急性傳染病而發熱。病狀近似傷寒者。細別之可二十餘種。曰傷寒。曰副傷寒。曰流行性感。冒。此三種殆完全相似。其不同之處。在病前之潛伏期與既病之熱型。雖然西人初不據潛伏期與熱型爲辨別。其所以分定病名者在微菌。傷寒之菌形如桿棒。副傷寒之菌亦形如桿棒。惟用傷寒血清試驗。則其反應凝集力甚薄弱。此兩種病在臨床診病時。不能區別。即取其血中微菌於顯微鏡下觀之。亦不能區別。惟統觀此病之熱型。及試驗兩種菌之凝集力。則迥然不同。故不得謂是一種病。流行性感。冒之菌。則較短。兩端純圓。其感染亦與傷寒菌不同。至病狀即俗名重傷風者。是菌既不同。病狀又不同。故是別一種病。不能與傷寒混而爲一。就以上三者言之。假使不驗微菌。幾不能區別。其病或謂傷寒爲熱型。有定之病。副傷寒爲熱型。無定之病。流行性感。冒是重傷風。則三者顯然判別。豈知熱。

型有定云者指不服藥而言若服藥則有定者可以變爲無定重傷風指鼻塞  
欬嗽發熱者而言此種類似之熱病正多如粟粒熱猩紅熱其初一步皆與流  
行性感冒同也是故就微菌定名可謂比較真確然中國醫學向來不講微菌  
只能於病型注意抑就微菌定名不過比較真確並非絕對真確例如起病鼻  
塞頭痛繼而發熱形寒此所謂重傷風也然同是重傷風却有三種不同曰氣  
管枝炎性曰腸胃性曰神經性其欬嗽非常劇烈欬甚至於氣急鼻扇者是氣  
管枝發炎也其舌苔厚不欲食腹滿或痛者胃腸有積則所謂腸胃性也其徧  
身疼痛眩暈不寐後腦疼痛者則所謂神經性也三項根據商務譯本內  
科全書而參以實驗大約欬甚  
者其末路則爲急性肺病有積者其末路則爲傷寒腸炎神經痛者其末路多  
爲脊髓膜炎傷寒爲桿菌脊髓膜炎及急性肺病屬連鎖狀球菌是病不同菌  
不同也而此種急性病證通常變動不居初一步爲重傷風繼一步轉屬而爲



有自然傳變者有因藥而傳變者既變之後今病非昔病則微菌當然隨之而變此固但憑理想未曾實驗然謂既成肺病傷寒之後而其微菌仍是通常流行之傷風菌於理論不可通此種大都以當時之病症爲準其初一步之傷風則指爲木病之誘因然則泥定微菌而名病不免有時失之不確故曰不過比較真確非絕對真確抑中醫無驗病菌之必要驗病菌云者不過學理研究上之事非臨床診病時事假如診一熱病必須驗菌則每一醫師每日不能診五個以上熱病此爲事實上所辦不到者况驗菌亦非解決熱病之惟一方法故中醫於此事爲當知之常識至於採用尙可緩圖惟就微菌以定名雖非絕對真確尙是比較真確若吾中醫於各種熱病肯名爲傷寒溫病而復以極顛頂之頭腦當之并傷寒溫病之界限亦劃分不清紛紜聚訟只是人云亦云而無獨到之見解闢除舊說無精密之計劃說明範圍委實是絕對糊塗不可終日者也

古人於定名不甚講究。說理則精。對於藝術授受之間。最爲珍惜。以擇人爲前提。不喜標榜。對於著書尤極審慎。大約非道高德美。舉世欽服者。不得有著書資格。浸成風氣。儘有自嫌炫嫁。雖有著書資格。而亦退讓自處。甯懷寶以迷邦者。又漆書竹簡。至爲不便。對於文字亦極講究。絕無輕率動筆。自罹災梨禍棗之誚者。結果遂無書不簡。無文不深。因此苟非口授。多不能了解書中何語。於是師傅乃靡復矜貴。東漢以前學術授受之情形。大略如此。今觀仲景傷寒論全書。以六經爲提綱。而六經之界說。反不如舒馳遠所定者。整齊明瞭。全書章節層次。又不如喻嘉言所重訂者。較有條理。書中風溫病。既言之不詳。而瘧濕。渴與傷寒相濫。亦未言若何相濫。凡此自古相傳。疑有譌脫。其實有譌脫。亦不盡譌脫。凡書中不備者。皆口授所當有事。或因其理由複雜。語長。必須口授。則不書。或其病理如粟菽水火。學者所必知。而又爲當時學者所習知。則亦

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其所苦各不同。難經五十八難原文。徐靈胎注云。傷寒統名也。下五者傷寒之分證也。又引王叔和傷寒略例。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之語。又云傷寒第四篇。先叙瘧濕。喝三症。瘧爲傷寒之變證。喝即熱病。濕即濕溫。又引素問熱病論。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數語。以上爲徐氏解釋難經五十八難文字之撮要。其於所苦各不同一語。未加註釋。自余觀之。徐氏之註。實與不注同。且叔和寒毒藏於肌膚之說。於理不可通。是讀內經。僅解表面淺層。因有此種謬說。尤不足爲訓。且循繹徐註。喝即熱病。不知此熱病與溫病若何分別。且越人五種傷寒之中。並無暑病。則暑病名目何屬。在五種傷寒之外乎。揆之情勢。當不爾。况叔和認傷寒過夏至爲暑病。是暑病確是傷寒之一種。將毋叔和所謂暑病。即難經所謂熱病乎。則暑病即喝病矣。而靈胎又未言亦令人疑。莫能明曰。暑病熱極重於溫。然則溫病豈非熱微輕於暑乎。藉

曰是也。無論如此不成爲疾病上界說。抑文義上亦不辭已甚。如云讀者不能如此執滯。獨不聞不以辭害意乎。則吾敢反駁之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不得援孟子說詩以爲口實。詩自有詩之蹊徑。故云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對於病名豈可同日而語。若傷寒溫病熱病暑溫溼溫不能言其不同之處。而曰以意逆志又何怪。今之時醫一例以豆豉豆卷石斛應付各種熱病乎。所可怪者滑伯仁徐靈胎以下乃至現在之讀難經引證難經者。絲毫不置懷疑。吾實不勝佩服。吾佩此等人頭腦顛預爲不可幾及也。難經自是古醫書之一種。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扁鵲傳中所引。卽爲今本難經文字。雖隋書經籍志不見其目。唐人已認此書出自扁鵲。昭然無疑。然書之佳否。當以說理精粗爲斷。不以年代古近爲衡。攷難經全書所言。皆內經中表面文字。於內經之精義絲毫不曾有得。假使扁鵲讀內經。亦只見五行六氣。不知形能藏德。則所謂見垣一方者。直可謂

可爲訓。不過其一端而已。此非本篇主要問題。特因論溫病定名連帶及之。而溫病名詞轉因難經五十八難文字。添出許多繳繞。則無從爲之辯護。自有吾說。庶幾後之學者。可以減少一條歧路也。

至於內經則吾無間然。內經定名以時。溫病定名若從內經法則。釐然劃一無有疑義。經云。東方生風。南方生火。西方生金。北方生水。中央生土。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屬長夏。春曰風。夏曰熱。秋曰燥。冬曰寒。長夏曰暑。曰濕。此所謂四時五行六氣也。四時五行六氣之說最長而迄無澈底解釋。本講義認此爲內經所以說明醫學之工具。此中亦無何等精義。一切舊說皆在存而不論之列。吾儕第知五行爲六國秦漢時最盛之學說。四時乃內經之根本。六氣則因天行之氣能病人者有六故以爲言。卽此已足不必更深求以自取魔障。或曰是則然矣。但此何關於溫病之命名。曰溫病者熱病也。熱病者傷寒也。寒傷軀體最外層。太陽受病體溫起。反應則發熱。是爲熱病。春有熱病。夏有熱病。

秋有熱病冬有熱病冬之熱病傷於寒也。因太陽受寒體溫集表而爲熱。故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冬之熱病是傷寒。春之熱病仍是傷寒。夏之熱病秋之熱病依然是傷寒。故曰凡熱病皆傷寒之類也。是故謂春之熱病傷於風。夏之熱病傷於熱。秋之熱病傷於燥。長夏之熱病傷於濕。無有是處。何以故。凡熱之而熱。寒之而寒。惟死體爲然。生物則否。驗之於各種生物。此例尙不甚明。瞭驗之於人體。則灼然可見。以手搏雪寒也。然須臾之間。反應起則灼熱。夏日擁爐熱也。汗出多。毛竅開則振寒。故冬日傷寒可以病熱。夏日傷熱則起痧氣。而爲霍亂吐瀉。服十滴水輒愈。是其病寒也。故謂受熱而病熱。無有是處。須知受熱竟不病熱。內經說明此理。謂夏至一陰生。熱在外。寒在內。故其病多洞泄。寒中。霍亂有轉屬而爲熱病者。則因其初病時亦感寒也。乃若傷濕則爲脚腫。爲皮膚病而患瘡瘍亦不發熱。其長夏而病發熱者。依然是傷寒也。

溫病而或名溫病。或名傷寒。曰此時令之關係也。春夏秋冬有生長收藏之作。用人體應之。其在不病時已迥然不同。春夏秋冬之不同。作用於何驗之曰。驗之於地面上之動植。萬有人體應生長收藏之作用於何驗之曰。驗之於飲食嗜欲意志其平時之不同者。生理之形能也。其病時之不同者。因生理之形能不同。疾病之形能隨之不同也。其不同奈何曰。冬之傷於寒也。起初振寒不適。既而發熱。其發熱也。毛竅閉。汗不出。春之傷於寒也。初起亦洒淅惡寒。而爲時較短。毛竅開。汗自出。夏之傷於寒也。壯熱喘渴。無汗則體若燔炭。有汗者則初起卽熱。縱有形寒。只須臾耳。長夏之傷於寒也。壯熱多汗。其舌質必絳。口味恆甜。不同之點。此其大略。又感寒而病。當熱未發。先感不適。此卽軀體之忍耐力。舉其似者以爲喻。例如午餐本十二鐘。偶有特種原因。遲至兩鐘。不過略感飢餓。未嘗不可。忍是卽胃之忍耐力。又如覺寒而添衣稍遲。覺熱而去衣稍遲。未嘗不可。是卽軀體外層之忍耐力。其理同也。西人謂此爲前驅症。冬日傷寒前

軀症長。春夏傷寒。前驅症短。此亦不同之點。其次爲既病。冬月傷寒。往往三候。熱最高時。在第七日。乃至第十五日。十五日以後。則日輕夜重。弛張頗甚。此在仲景傷寒論謂之傳經。西人則謂之病型。春夏傷寒。則不如冬月傷寒之有規則。又其次爲兼證。冬月傷寒發熱之外。必兼見頭痛項強體痛。春月傷寒常兼欬嗽骨楚。夏月傷寒常兼泄瀉。此其大較也。同是傷寒。何以前驅不同。病型不同。兼症不同。是可知四時之生長化收藏。影響於軀體生理之形能。因而變更。疾病之形能。能其事。至確。春爲風。故春病熱者爲風溫。夏爲暑。故夏病熱者爲暑溫。長夏爲濕。故長夏病熱者爲濕溫。其病本是傷寒。因時令之異。而兼六氣之化。故名如此。然而冬有非時之暖。春夏有非時之寒。氣有未至而至。至而不至之時。於是冬日之熱病。有與春日同者。夏日之熱病。有與冬日同者。則就前驅症辨之。而定名。於是冬日有風溫。夏日有傷寒矣。



既病之傳變與轉屬。例如溫病可以變瘧。瘧爲後起病。乃由溫病轉屬者。因溫病有變瘧之可能。故曰病能病無定。自不可以命名。命名既從病形。自皆在初起之時。六氣中之燥氣爲熱病。病能上事。非病形上事。蓋有熱病而化燥。無初起兼見燥化者也。又燥屬秋令。秋季前半長夏暑濕未退。秋季之半後。新涼感冒。已與冬月爲隣。故無燥溫之名。不佞所謂正名者。大略如此。至於前所謂第二步。更於下章詳之。